

# 鎖麟囊

程硯秋

編合 蓮俠 效笑 郝張



上海戲學書局發行

戲學書局

戲學書局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



是票友的導師

京戲考

是有戲的良友

搜羅齊全

話劇本

應有盡有

戲學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戲學京戲考 鎖麟囊

每冊

編者

郝效蓮 張笑俠

校訂者 陳偉崙

出版者 戲學書局

發行人 陳慈銘

總發行所 上海戲學書局

河南中路一七六號  
電話九九七〇三

程派  
祕本  
鎖麟囊

劇情說明

本劇爲程硯秋最得佳評之新本戲，情節悲奇，曲折異常，劇情係敘登州有一富豪薛其女湘靈，美而慧，適於周廷訓爲妻，迎日，其母贈一鎖麟囊，鎖麟者，鎖住麟兒，有祝早生貴子之意，花轎至途中，忽遇大因避雨於春秋亭內，嗣後又來一乘花轎，不堪，轎內時有哭泣之聲，湘靈奇之，命詢問，方知此女姓趙，因貧困之故，悲泣，湘靈憫其身世，因舉以身旁所佩之鎖麟囊贈，趙女得囊，又驚又喜，卽詢湘靈姓氏，後當圖報，湘靈堅不答，適雨止，兩轎分道而去，逾六年登州大水成災，湘靈得濟至萊州，其母夫及子僕等均失散，湘靈流浪道途，無

家可歸，乞食于盧員外粥棚，盧僕憐其遭遇，薦爲盧公子保姆，一日湘靈伴同公子天麟遊嬉於花園內，天麟玩球誤墜珠樓中，懇湘靈上樓取球，湘靈初不允，因夫人有命，囑園中珠樓不可輕入，無奈天麟強之，既登樓，不見一人，只一案一龕，香火供奉，啓龕視之，中懸一囊，細審卽昔日之鎖麟囊也，大驚而泣，天麟告其母，其母卽昔日途中相遇之趙女也，趙女名守貞，自得囊與其夫盧勝籌至萊州營商致富，久欲報恩，惟不知恩人名姓，故於園中築一樓，懸鎖麟囊於其中，朝夕供奉香火，迄今已數載，因聞登州大水，出巨資設粥棚，廣施週濟，日夜祝禱，恩人早離災區，因見湘靈啼哭，詳細詢問，知卽日夜所思之恩人也，大喜，分家產之半，相贈湘靈，以答昔日贈囊之恩，後

湘靈之母子丈夫及僕人等均至，於是一家骨肉，又得歡聚矣。

登場人物

劇中人

夫人

梅香

薛良

老僮相

少僮相

胡婆

薛順

丑院子

家院

薛湘靈

祿寒

守貞

角色名稱

老旦

花旦

院子

丑

丑

彩旦

院子

丑

院子

正旦

老生

旦

胡傑

程俊

二旗夫

八鼓手

三轎夫

一鑼夫

廷訓

大器

車夫

水旗

衆難民

六船夫

盧仁

盧義

員外

丑丫頭

丫頭

(姓周，湘靈之夫)

(湘靈子)

(盧勝籌)

娃娃生 小生

丑 丑

天麟  
院子

娃娃生

### 第一場

夫人

(小鑼上引)愛女貌美體天然，荏苒芳年。  
(外場椅。梅香暗上。夫人念定場詩)先夫去世有數年，幸得愛女娛膝前，乘龍佳婿已入選，于歸期近備粧奩。(白)老身何氏，祖居登州，家財豪富，不幸先夫早喪，膝下無兒，所生一女，小字湘靈，今年一十九歲，許配吏部周大人之子周廷訓爲妻，擇定本月十八日迎娶，是老身將粧奩已然備齊，女兒總嫌不好，命人換了數次，也不合女兒之意。咳！這也是老身妓養成性，如之奈何？不久就是喜期，必須要歡歡喜喜打發他上轎才是，我不免贈他一個鎖麟囊，祝他早生貴子，我好抱個外孫。

孫哪。啊！梅香。

梅香 (白)老夫人。

夫人 (白)喚薛良前來。

梅香 (白)薛良快來。

薛良 (內白)來了(上白)爲僕須謹慎，忠心報

主人。參見老夫人。

夫人 (白)罷了。

薛良 (白)喚小人有何吩咐？

夫人 (白)薛良，你家小姐吉期已到，雖然粧

奩備齊，我意欲贈一個鎖麟囊，以祝他早生貴子，命你到大街，選個花樣兒，命綉工綉一個鎖麟囊不得有悞。

薛良 (白)遵命。

薛良 (全白)正是：

夫人 (念)吉期已近粧奩忙。

薛良 (念)長街去綉鎖麟囊。(全下)

第二場

少儂相 (內) 啊哈！(小鑼上) 頭戴一枝花，喜事到他家。我少儂相的便是，今天十七，明天是六月十八，乃是個好日子，娶媳婦的多，我們這當儂相的可就忙了，我的爸爸也是當儂相的，得跟他商量商量，誰上誰家去吓。就是這個主意，爸爸有請。

老儂相 (上白) 嗯咳！學會當儂相，專爲他人忙。

少儂相 (白) 爸爸有禮。

老儂相 (白) 兒子少禮，有什麼事吓？

少儂相 (白) 您知道今天幾兒了？

老儂相 (白) 真個的今天幾兒了？

少儂相 (白) 今天十七，明天十八了。

老儂相 (白) 怎麼着！明天就是十八了。不是你提我還是真忘了，明天是個好日子，咱

們爺兒倆夠忙的。

少儂相 真個的，咱們商量商量，誰上誰家？

老儂相 別忙別忙我算算。薛家小姐給周家。

少儂相 (白) 這是一處了。

老儂相 (白) 還有趙家跟盧家哪

少儂相 (白) 這就是兩處了。

老儂相 這兩處的事情就夠咱們忙的，趙家不要提起，單說周家與薛家，是大財主。

少儂相 (白) 不錯都是咱們這兒首戶大財主，

家中禮法一定多啊。

老儂相 (白) 財主當然是禮多，明天你上趙家

去，我老人家上周家。

少儂相 (白) 怎麼就應當我上趙家哪？

老儂相 (白) 聽我說呀，趙家小門小戶，沒什

麼禮法，你去正合適。薛家大，得我上

少儂相 (白) 您這就是勢利眼。

老儂相 (白) 怎麼我會是勢利眼了哪？

少儂相（白）您想啊，多大的喜事，我沒給人張羅過呀？怎麼這回單讓我上趙家那門窮的人家去哪？您這不是勢利眼嗎？

老儂相（白）得了，好孩子別說了，你也夠勢利眼的，他家窮也得給咱們錢，富也得給咱們錢，這話哪又說回來了，要沒有我這老勢利眼，那兒有你這小勢利眼哪？

少儂相 不管怎麼，明天我也要到薛家去。

老儂相（白）得了別抬槓了，不論誰上誰家去吧，想法子把錢賺到家才成哪，聽爸爸的，明天你還是上趙家去吧。（下）

少儂相（白）我偏不去。（下）

### 第三場

薛良（內白）走哇！（紐絲上。唱二黃搖板）看喜期已然到，挑選麟囊費心勞。（住頭。白）老奴薛良，明日乃是我家小姐子歸

之期，老夫人要與小姐綉個鎖麟囊，以祝小姐早生貴子，老夫人命我挑選花樣，想我偌大的年紀，老眼昏花，挑不出什麼好花樣，前日綉了一個，不稱小姐心意，老夫人命我去換，今日才得綉好，不免呈與小姐觀看，不知可能稱小姐的心意。咳！這才是老夫人姣養成性啊！（唱二黃搖板）今日麟囊才綉好，呈與小姐仔細瞧，急忙回府去稟告，（元場，紐絲上）胡婆，薛順，丑院子各托一盤，內置花瓶綉鞋手帕。薛良接唱）見了胡婆問根苗（住頭。白）你們這是往那裏去？

胡婆（白）老管家，明天不是咱們小姐的好日子嗎？老夫人叫我們準備嫁粧，咱們小姐老嫌不好，叫我們去換，我們這是給他換來了。薛良，咱們小姐什麼脾氣呀？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就有一樣好老賞咱們錢。

薛良 這就是所謂小姐脾氣吓。

胡婆 你拿着的是什麼？

薛良 鎖麟囊，小姐嫌綉的不好，這是換來的胡婆 嘔，這就是鎖麟囊吓！呦，咱們的這位

老夫人真疼小姐吓。咱們大家給小姐換了半天還不知道小姐看的上不上哪？要是我啊，看什麼都是好的，可是到不了我的手。

薛良 (白)咳！我們回去吧。(唱二黃搖板)今日粧奩俱備好，(紐絲。元場。家院迎上。薛良接唱)但願小姐不選挑。(住頭)

家院 (白)管家回來了？

薛良 (白)回來了，小姐在何處？

家院 (白)小姐爲粧奩之事正在生氣，老夫人  
在上房打睡，你們要小心了。(下)

薛良 是(小心介)元場。(白)梅香梅香！梅香。  
梅香 (上白)咳！我說薛良吓，你真是越老越

糊塗啦。幹什麼這們嘍，小姐剛息了氣。要是又把他招惱了，他也不哭，他也不鬧，他就把小嘴那們一撇，老夫人就得這樣那樣的哄他，到了那時候，咱們當下人的不是有罪了嗎？

薛良 (白)是！是！

梅香 (白)你們都把東西換來了嗎？

薛順 (白)換來了。(交鞋介)

梅香 (白)嘔！就是這雙鞋呀？我叫小姐看看去，還不定驗的上哪。你們等着。(拿鞋由上場門下。內白)吼吼吼(又上白)我說什麼來着，你換的這是什麼呀，(鞋交薛順介)小姐一看就生了氣了，真不會辦事。

湘靈 (內白)梅香！

梅香 (白)作什麼？

湘靈 (內白)那雙鞋綉的不好，定要換來。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轉來，花樣要綉鴛鴦戲水的。

梅香 (白)嘔！是了，花樣要綉鴛鴦戲水的。

湘靈 (內白)轉來。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一個要飛的，一個要游的，不要

太大也不要太小。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轉來。

梅香 (白)沒走哪！

湘靈 (內白)鞋上的荷花，花心兒要金色的，

花瓣兒要硃色的鴛鴦要五色，紅裏透白，

五彩盤金線。

梅香 (白)嘔！花心兒要金色的，花瓣兒要：

……哎呀！小姐您說這麼多，我記不住

，請您出來自己吩咐吧。

湘靈 (內白)無用的丫頭，攙我來呀。

(梅香下攙湘靈上。小鑼噪頭)

湘靈 (唱四平調)自幼兒處深圍蒙母訓教，于

歸良辰就在明朝，非是我無故的性情驕傲

，置辦的粧奩忒潦草啊！忒潦草。(胡琴小

拉子看鞋介，梅香亦看介，湘靈坐看介，

絃停湘靈白)哎！明日乃是良辰吉日，只

是粧奩俱不稱心，那雙鞋兒綉的不好，線

色配的也不好，真真的可氣。

梅香 (白)小姐你怎麼又生氣啦？你看了嫁粧

那樣不好，不會叫朱裁縫再給您綉去，咱

們家有的是大活人，閑着也是閑着，再叫

他們換去，幹麼又生氣呀？

湘靈 (白)綉鞋拿了過來。

梅香 (白)是。咳！鞋拿來。(湘靈看介，點

頭，梅香藏鞋介，白)成了你這雙鞋算成

了。(辭順下)你有什麼？

胡婆 (白)梅香，這是我給小姐換來一對花瓶

，還有吉祥話兒哪，愿他富貴白頭，准保

平(瓶也)安，您給說好着點兒！

梅香 (白)你拿來吧！小姐，這是胡婆給您換

來的一對花瓶，還有吉祥話哪，愿你富貴

白頭，准保平安。

(湘靈看介，點頭介。梅香收藏介)

胡婆 (白)怎麼樣了？

梅香 (白)收下了。

胡婆 (白)阿彌陀佛，收下了就好了。(下)

丑院 得了，我這還有哪，您給說好着點吧！

梅香 (白)拿來，小姐你看。

湘靈 (看帕介。白)不好(擲地介)

梅香 (白)呦！小姐，這手帕是最好的了，您

怎麼還嫌不好？您收下吧！

湘靈 (白)蠢丫頭！想吉日良辰難道就用這素

白白的手帕麼？

丑院 (向梅香白)我這件怎麼樣了？

梅香 (白)你這件沒驗上，拿去換去！

丑院 (白)這是頂好的了！你給說兩句好話，

對付着收下吧！

梅香 (學且腔白)蠢丫頭！吉日良辰難道用這

素白的手帕麼？

丑院 (白)你這是怎麼了？

梅香 (白)我怎麼薙來的怎麼賣，我學了小姐

，我也過癮啦，拿回去換個帶喜字的來。

(丑院子下)

薛良 (白)啊！梅香，這是老夫人命我與小姐

綉的鎖麟囊，已然換來，拿了進去，請小

姐觀看。

梅香 (白)你這兒等會，小姐，老夫人給您綉

的鎖麟囊，現在換來了，請小姐觀看。

(胡琴小拉子，梅香拿鞋湘靈看介，梅香

收藏介，湘靈又看介，梅香舉瓶介)

梅香 (白)這瓶還有吉祥話，祝您富貴！

介白)小姐這是老夫人給您綉的鎖麟囊。

湘靈 (看介，唱四平調)仔細觀瞧我自己選挑，鎖麟囊上彩雲飄，這麒麟爲何生雙角，好似金牛如狸貓，是何人將囊來買到？

梅香 (夾白)薛良買的。

湘靈 (一小鑼接唱)速命薛良再去選挑。

梅香 (白)小姐，這是老夫人叫薛良找綉工綉的，多好哇，您收下得啦。

湘靈 (白)蠢丫頭，你看這麒麟綉的似牛非牛，似貓非貓，拿去換來。

梅香 (白)吼。咳！薛良，這麒麟是那國人綉的呀？牛不牛貓不貓的，去換去。

薛良 (白)怎麼這鎖麟囊還不合小姐心意麼？哎！我們這爲奴的也就特以爲難了哇。

(唱二黃搖板)小姐情性多驕傲，這樣的綉工還選挑，看來爲奴難討好。(哭介)

夫人 (上。接唱)薛良爲何淚噙啣？(住頭。

白)薛良爲何痛哭？

薛良 (白)老夫有所不知，小姐言道，這鎖麟囊綉的不好，又命小人去換。

夫人 (白)喔！原來爲此，隨我進來。

薛良 (白)是(全入門介)

夫人 (白)女兒。

湘靈 (白)母親！(看薛良介，薛良退介)

夫人 (白)啊！女兒，明日乃是吉日良辰，

自當歡喜才是，你爲何又生起氣來了哇？

(湘靈不語介)女兒，到底爲了何事吓？

梅香 (白)老夫人您那兒知道哇，小姐就爲那

鎖麟囊生氣吓，您命薛良換去罷。

夫人 原來爲此，兒吓想這鎖麟囊，已然命薛

良換過一次了，你就將就了吧！(湘靈仍

氣介)啊！怎麼還是生氣吓？你再若如此

，爲娘就要生氣了哇，哼哼。(氣介)

湘靈 (白)母親不要生氣，薛良綉的鎖麟囊花

樣總是不好。

夫人（白）兒吓，你何不自己出個樣兒，再命

薛良去綉？

薛良 是吓，請小姐自己畫個樣兒再去綉來。

湘靈（白）不必換了，收下了！

夫人（白）原要如此，他們當下人的，明日還要招待賓客，甚是辛苦，我兒總要担待才是。

湘靈（白）是。（對梅香附耳介。梅香拿銀介）

梅香 薛良！小姐賞你一錠銀子，拿去吧。

薛良 多謝小姐，多謝老夫人（出門）哎！（下）

湘靈 啊！母親，不知這鎖麟囊有何用處？

夫人 鎖麟者爲鎖住麟兒，以祝早生貴子。

梅香（白）是呀！老夫人好早點抱外孫子，

（湘靈羞介）真個的老夫人，這裏邊就讓他

這麼空着嗎？

湘靈（白）是吓，這裏面應裝何物？

夫人（白）喔！自然有哇，爲娘藏有珍奇之物

，裝在裏面，也就是了，你要隨爲娘來呀

。（湘靈應介）隨爲娘來呀。（唱四平調）任

你選挑，任你選挑，珍奇之物我兒觀瞧。

（白）兒吓，你看這串夜明珠，乃無價之

寶，與兒裝在裏面，（湘靈裝介）來來來，

這裏還有，（放介。湘靈將囊交梅香介，

笑介暗下。夫人又白）兒吓，這是赤金練

兒，來來來，也與我兒裝在裏面。

梅香（白）對了，您就往裏裝吧。

夫人（白）啊！你家小姐呢？

梅香（白）我們小姐回房去了。

夫人（白）喚他回來。

梅香（白）喚他幹什麼？您就把那些都裝在裏

面，不就得了嗎？

夫人（白）總要喚她前來。

梅香（白）是（下）

夫人（白）哎呀呀！他到走了。我不免去到後面將這匣珍奇之物，都與他裝在那鎖麟囊裏面，哎！世界之上，做母親的疼愛女兒，家家如此，俱是一樣啊，哈哈！（下）

#### 第四場

祿寒（內白）走哇！（水底魚。上。白）咳，想我趙祿寒，家業凋零，只有一個女兒，許配盧勝籌爲妻約定六月十八日迎娶過門，明日就是良辰，手中分文無有，又無粧奩，是我去到親友家中，前去借貸，哎！可嘆世態炎涼，他們是分文無有。不免速速回家，對我女兒說明便了。（水底魚。元場）哎！來到自己門首，待我進去。啊呀且慢。見了女兒，他若問我粧奩之事，我是分文無有，是怎樣對答，這便如何是好？待吾轉去，（轉身介）唉，吾若不去，

吾那女兒一定盼望于我呀，待吾叫門（小聲叫門介。）女兒開門來，女兒開門來，哎！我趙祿寒雖然貧窮，怎麼連自己的女兒都不敢高聲叫了麼。女兒開門來。

守貞（內白）來了。（上。唱西皮搖板）可憐我自幼兒母親早喪，家凋零父女們苦度時光，我的父親友家去借銀兩。

祿寒（白）開門來。

守貞（白）來了（開門介。接唱）問爹爹面帶愁所爲那椿？（白）參見爹爹。

祿寒（白）哎呀！女兒啊！爲父的對不起你了哇………（哭介）

守貞（白）爹爹何出此言？

祿寒（白）哎呀女兒啊，明日乃是你出嫁之日，只因吾家貧窮，備不起粧奩，爲父萬般無奈，去到親友家中借貸。

守貞（白）爹爹可曾借到？

祿寒 唉！可嘆世態炎涼，見了親戚與他們借貸，他們都說無有，我是分文未曾借來，明日就是你出閣之日，我不曾與你備得粧奩，豈不是對不起吾兒了哇！（哭介）

守貞（白）爹爹不必如此。我家貧窮無有粧奩，難道女兒就不上轎了麼？

祿寒（白）真乃是孝道的女兒，只是你母親早年去世，明日無有粧奩，慢說對不起吾兒，也要對不起你那去世的母親。也罷！待爲父再去借貸。

守貞（白）那裏去借？

祿寒（白）爲父去找周二奶奶，李三員外，王四相公，錢大老爺，（走介）待我去借？

守貞（白）爹爹方才可曾向他們借過？

祿寒（白）借過了。

守貞（白）爹爹已然借過，若是再去，恐怕他們還是不借呀！

祿寒（白）是呀！我若再去，恐怕他們還是不借。哎！女兒，我實在對不起你了哇……

守貞 爹爹呀！（西皮搖板）自古道人貧窮誰肯來往，老爹爹大運到鉄也增光，如今人喜的是添花錦上，嘆人情如紙薄世態炎涼！

祿寒（白）兒呀！（唱西皮搖板）我的兒說此話頗有志量，婚期近無粧奩甚是淒涼，親友們不借貸無法可想，（哭介。下）

守貞（唱西皮搖板）想起了這樁事，萬種愁腸。（關門介。下）

## 第五場

（胡傑，程俊二人兩邊上。小水底魚。撞頭介。）

胡傑（白）咳！你怎麼往人身上走哇？（看介）  
程俊（白）你不是胡兄弟嗎？

胡傑（白）這不是大哥？

胡傑 (白)是我。大哥您這是上那吓？

程俊 (白)今兒有個應酬，我出份子去。

胡傑 (白)誰家呀？

程俊 (白)你還不知道吓？薛小姐不是給了周

家麼？我上薛家出份子去。

胡傑 (白)您幹嗎穿這麼好的衣服吓？

程俊 (白)薛家是大財主人家，去的都是有錢

的親戚朋友，穿的都是好衣服，我也得穿上件好的，跟他們一塊擺一擺呀。

胡傑 (白)您穿這麼好的衣服，留神等會兒就

要下雨啦。

程俊 (白)那怕什麼的，你瞧我這兒不是帶着

雨傘哪嗎？

胡傑 (白)喝！你到全預備好了。

程俊 (白)真個的，你上那去呀？

胡傑 (白)我也是出份子去。

程俊 (白)誰家呀？

胡傑 (白)趙家姑娘不是給了盧勝籌了嗎？我

上他們那兒出份子去。

程俊 (白)你上趙家去呀？趙家夠多麼窮呀，

趙家這個丫頭的命太不好了，怎麼單趕上這個下雨天氣呀。哎！像趙家小門小戶的

辦喜事，也不是說，出份子的也就只你們

這種人。喝！了不得啦！真要下雨，掉點兒了，你知道薛小姐是什麼一轉麼？

胡傑 (白)我不知道。

程俊 (白)他是龍女一轉，常言說的好，龍行

有雨，虎行有風呀。

胡傑 (白)叫你這麼一說，薛小姐出嫁趕上下

雨天是應該的。

程俊 (白)然也！然也！真乃是孺子可教也。

胡傑 (全白)下雨了。(雙拉下)

## 第六場

(二旗夫，八鼓手，薛良，梅香，薛湘靈，二轎夫吹打上。過場。下)

### 第七場

(一鑼夫，趙祿寒，守貞，一轎夫吹打上)

祿寒 (白)咳！你們敲呀。

鑼夫 (白)這不是敲啦嗎，(敲介。全下)

### 第八場

(薛湘靈等原人上，歸大邊，坐介。趙守貞等原人亂錘上。下雨介)

鑼夫 (白)下大了，不能走了，在這避會兒吧

祿寒 (白)走哇。

鑼夫 (白)不能走了，淋壞了轎子怎麼辦哪？

伙計們把轎子放下。

祿寒 (白)你要輕放，裏面還有人哪。

鑼夫 (白)你得啦吧，這裏面又不是雞蛋，怕

顛壞了。

祿寒 (白)咳！這是怎麼講話。

梅香 (白)得了！你們嚷什麼哪？嚇着我們小姐

担待得起嗎？人家在這兒避雨，你們也

湊在這兒。薛良你瞧瞧，這轎子怎麼着，

都破了！呦！你看這破轎子，紫不紫，綠

不綠，算得那國紫花月白毛藍色呀！

祿寒 (白)住了！吾們的花轎破，與你們什麼

相干？真真豈有此理。

梅香 (白)你得了吧，我沒看過這麼聘閨女的

，今天我可開了眼啦。(看介)你看這多麼

缺德呀！

祿寒 (白)哎呀天哪！想我趙祿寒雖然貧窮，

志氣不窮，到如今不想被這勢利小人，下

賤東西，百般笑辱真真氣死我了哇。

守貞 (白)爹爹。(唱西皮哭頭)啊啊啊！老爹

爹呀……！(唱西皮搖板)勸爹爹休發



那無名火爆，無故的閑爭吵實是無聊，家貧窮遭白眼被人嘲笑，老爹爹呀，我父女運不濟忍耐爲高。（哭介）喂呀！

梅香（白）嘿！哭得夠多麼好聽吓。

湘靈（白）呀！（小鑼垛頭唱二六）春秋亭外風雨暴，何處悲聲破寂寥，隔簾只見一花轎，想必是新婚渡鵲橋，吉日良辰當歡笑，爲何鮫珠化淚拋？此時却又明白了，（轉流水板）世上何嘗盡富豪？也有飢寒悲懷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轎內的人兒彈別調，必有隱情在心潮。

守貞（白）呀！（唱西皮搖板）坐在轎中用目瞧，聘女之家是富豪，怕的是奴過門難以溫飽，蒼天爺呀！看起來奴的命好似蓬蒿。

（哭介）喂呀！

湘靈（唱流水）耳聽得悲聲慘心中如擣，同途人爲什麼這樣嚎啕，莫不是夫郎醜難諧女

貌，莫不是強婚配鴉佔鸞巢，叫梅香，你把那好言相告，問那廂因何故痛哭無了。

（胡琴小拉子）

梅香（夾白）小姐管他哪，咱們避咱們的雨，他哭他的，一會兒雨過天晴，就要走的，他愛哭不哭，管他哪？

湘靈（接唱流水）梅香說話好顛倒，蠢才只會亂解嘲，憐貧濟困是入道，那有個袖手旁觀在壁上瞧。（胡琴小拉子）

梅香（夾白）好，我去問問去。咳！老頭兒！祿寒（夾白）作什麼？

梅香（夾白）我們小姐問啦，轎子裏頭的人爲什麼這門哭啊？

祿寒（夾白）住了。他要哭怎麼樣，他愛哭他偏哭與你什麼相干？

梅香（夾白）唷！這們橫哪，老葬頭。小姐我碰回來了。

湘靈（接唱流水板）蠢才問話忒潦草，難免懷

疑在心梢，你不該人前逞驕傲，不該詞費

又滔滔，休要噪且站了，薛良與我再去問

一遭，（胡琴小拉子）

薛良（夾白）遵命。老先生請來見禮。

祿寒（夾白）還禮。施禮爲何？

薛良（夾白）請問老先生尊姓大名，轎中是你

何人？爲何痛哭？

祿寒（夾白）小兒趙祿寒，轎中乃是我的女

兒，只因家中貧寒，無有粧奩，今日過門

，又遇大雨，因此痛哭哇……（哭介）

梅香（夾白）鬧了半天爲的是窮吓，你們的命

不好，那有我們小姐的命好哇。不用說嫁

粧，就是我們小姐的那個鎖麟囊，要是給

了你們哪，就夠你們吃一輩子的啦。

祿寒（夾白）噫！

薛良（夾白）小姐，那轎中女子乃是趙祿寒的

女兒，爲了家中貧窮，故而痛哭。

湘靈（接唱流水）聽薛良一語來相告，滿腹驕

矜頓雪消，人情冷暖憑天造，誰能移動半

分毫，我正不足他正少，他爲飢寒我爲嬌

，分我一枝珊瑚寶，安他半世鳳凰巢，忙

把梅香低聲叫。（胡琴小拉子）

梅香（接囊夾白）小姐這個給他嗎？

湘靈（夾白）轉來（接唱流水）莫把姓名信口噥

梅香（夾白）小姐，別的東西都能給，這鎖麟

囊可不能給他，這是老夫人給您的吉祥話

，老夫人還指着它早些抱外孫子哪。

湘靈（接唱流水）這都是神話憑空造，自把珠

玉誇富豪，麟兒那有神送到？積德才生玉

樹苗，小小囊兒何足道，救他飢渴勝瓊瑤

。

梅香（白）你瞧他真哭出理來了，咳！老頭兒

祿寒 (白) 作什麼？

梅香 (白) 你們可真有造化，我們小姐看你姑

娘哭得可憐，我們小姐給你一個鎖麟囊，你別看這東西小，這裏邊全是寶貝，珍珠，瑪瑙，霞光萬道，你見過嗎？

薛良 (白) 噯！啊老先生！我家小姐見你們哭得可憐，贈你們這個鎖麟囊，裏面俱是珠寶珍貴之物，價值萬金，請來收下。

祿寒 (白) 哎呀天哪！想我趙祿寒這樣貧寒，聘女兒無有粧奩，就遇着這樣的好人，週濟我們，真乃活菩薩顯聖。

梅香 (白) 得了吧，別迷信了。

祿寒 (白) 吓女兒，那轎中小姐看吾們可憐，贈你鎖麟囊一個，裏面俱是無價之寶，我兒好好收下。

守貞 (白) 爹爹可曾問過恩人名姓？日後也好答報。

祿寒 (白) 是吓。掌家請過來，請問貴小姐尊名上姓？日後也好答報。

梅香 (白) 姓薛。

湘靈 啊！梅香，對他們言講，昔日漂母飯信，非爲報也。

薛良 (白) 啊！老先生，我們小姐不願留名，天已晴了，我們要躡路了。吹打起來 (薛家原人全下。薛良慢下。)

祿寒 (白) 掌家請轉，(薛良回身) 這位小姐許配那家？對我說明，日後也好登門叩謝。

薛良 (白) 我家小姐既不愿留名，我也不便言講，你我後會有期，請！請了！(下)

祿寒 (白) 哎呀，不留名姓，莫非真是活菩薩顯聖嗎！我女兒有了鎖麟囊就有錢了，我不就是老太爺了嗎，哈哈！(看介) 啊！你們怎麼不吹打呀？

籬夫 (白) 別裝闊了，我們老是吹打，你還會

多給錢嗎？

祿寒 (白)我父女有了鎖麟囊，一輩子也不會窮了，你只管吹打起來，我多把銀錢于你也就是了。

鑼夫 多給錢，成。伙計吹打起來。(吹打介)  
祿寒 (白)嚶哼！(全下)

### 第九場

(梅香，二轎夫，湘靈，薛良上。少儂相，周廷訓迎上。拜堂介。全下)

### 第十場

薛良 (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送親已畢回家轉，見了夫人說根源。(白)吾薛良，將小姐送到周家，婚事已畢，不免回家報與老夫人知道便了。

(二儂相亂鎗上，相打介，胡傑程俊二人

上勸介。)

程俊 (白)別打了別打了，爺倆爲了什麼？

老儂相 (白)吾同你說，他是吾的兒子，我們都是當儂相的，今天是好日子，辦喜事的人家多，吾叫他上趙家去，不要上周家去，周家是大財主禮法多，吾怕他弄砸了，他不聽話，偏上周家去了，趙家他給人家耽誤了，人家找吾去了，我就罵他，他到說吾是勢利眼，您說吾得打他不打他？

程俊 (白)你別生氣，吾問問去，咳！你這小子，你爸爸怎麼是勢利眼哪？

少儂相 (白)他把結大財主怎麼不是勢利眼？

程俊 (白)你爸爸叫你上趙家去，偏上周家去，我明白了，周家是大財主，趙家是窮的，你這不也是勢利眼嗎？

胡傑 (白)嘿！要說起來吓，你也是個勢利眼程俊 (白)怎麼吶？

胡傑 (白) 咱們倆那天在路上碰見，你說薛家

是大財主，薛小姐是龍女一轉，又是什麼龍行有雨虎行有風了，下雨是應該的，趙家小門小戶，命苦，下雨就不該，你這不是勢利眼嗎？

程俊 (白) 你也是勢利眼！

胡傑 (白) 你才是哪。

老債相 二位不要吵，你們二位不是勢利眼，要說是勢利眼，我兒子才是勢利眼呢。

胡傑 (同白) 哎！別討便宜。

少債相 (白) 你們別忙，要說勢利眼哪，我爸爸才是勢利眼。

程俊 (同白) 我是勢利眼。

胡傑 (白) 你們不要爭吵，世界上貧者不能長

貧，富者不能久富，有道是南風長向北，北風也有轉南時吓。

胡傑 (白) 照你這麼一說，窮的還能闊了？咱

們四個人打打賭。

四丑 (同白) 好。

少債相 (白) 這麼着這薛家一輩子也窮不了，他要是窮了，我們兩個人給人家當馬騎，管着五歲的小孩子叫大叔。

程俊 (白) 對了。

薛良 (白) 你們真是勢利小人。(下)

四丑 (同白) 你才是哪。

胡傑 (白) 他說咱們勢利眼，今天咱們開一個勢利眼大會，我來請客，咱們酒店一敘。

少債相 (同白) 對！你請客，請！

程俊 (白) 咳！你穿的闊你先走。

胡傑 (白) 別忙，站齊了一塊走，閑人閃開勢利眼來也。(全下)

## 第十一場

梅香 (內白) 啊呀! (上白) 有福之人人伏侍，

無福之人伏侍人。我梅香，跟着小姐嫁到

周家，已有六年了，生了一個小少爺叫大

器，他的脾氣比我們小姐還大，要是招惱

了他，就是神仙也哄不好，今天我們小姐

要回娘家去，車輛已然齊備。有請小姐。

湘靈 (携大器上。唱西皮搖板) 帶姣兒去歸寧

母親看望。

大器 (白) 媽呀，上我姥姥那去，我不去。

湘靈 (白) 我兒爲何不去?

大器 (白) 上回上我姥姥那去，我得了一個蚱

蟻，揪我姥姥一根頭髮拴蚱蟻，他都不叫

我揪，我不去。

湘靈 兒吓，(接唱) 我的兒休得要滿口胡言。

大器 (白) 媽給我買個木馬。

湘靈 (接唱) 待爲娘與我兒買個白馬。

大器 (白) 媽，我要綠馬。

湘靈 兒吓，世上有白馬黑馬，那有綠馬呀?

大器 (白) 有綠馬我要綠馬。

梅香 (白) 小少爺，有綠馬! 有綠馬!

大器 (白) 我叫我媽說，不叫你說，你是什麼

東西?

湘靈 (白) 有有有哇! (接唱搖板) 這才是姣慣

養如此貪玩，(車夫上。湘靈上車介。唱

西皮原板) 新婚後不覺得光陰似箭，駐青

春依舊是玉貌珠顏，携姣兒坐車中(唱散)

長街遊遍。

衆人 (亂鍾上) 了不得啦，發大水啦!(下)

湘靈 (白) 呀! (唱搖板) 又聽得呼嚶聲動地驚

天，却爲何衆百姓紛紛逃竄? 見此情到叫

我膽戰心寒，叫車夫改程途忙回家轉。

(掃頭下)

第十二場

(上水旗，衆難民，胡婆，二船夫，老僮相，少僮相，程俊胡傑周庭訓，二船夫，薛良，梅香，大器，薛夫人，二船夫。各船旗上均書萊州盧府救生船，過場下)

### 第十三場

(衆人，胡婆，二船夫全上)

衆人 好大水，要不是救生船救命就沒命啦。

胡婆 (白)這是到那了兒哪？

衆人 (白)到了萊州啦。

胡婆 (白)咱們上岸吧。(全下)

### 第十四場

(上二船夫，周庭訓，胡傑，程俊，老少僮相)

廷訓 (唱搖板)不幸大禍從天降，洪水之災好慘傷，賢妻姣兒在那廂，我的妻兒呀！

胡傑 (唱搖板)吾勸相公莫悲傷。(白)得了，您別哭了，保重身體要緊。

廷訓 (白)你等可知道這場大水，把我的萬貫家財俱已淹沒了，可嘆我那妻室孩兒也不知生死存亡，豈不叫吾傷心哪！(哭介)

胡傑 (白)好嗎！咱們同病相憐，您的夫人不是被水淹死了麼？吾媽也被水淹死了，您的兒子不是死了嗎？吾的爸爸亦是死了。

程俊 (白)咳！真有你的，他雖然濶，叫水淹得家敗人亡，你怎麼還拍他馬屁啊？

胡傑 (白)你懂得什麼，當初他不是有錢嗎？

跟濶人說話總得客氣一點。

程俊 (白)你真是勢利眼。

廷訓 (白)你等不必爭吵，快快開船。(全下)

### 第十五場

(上二船夫，衆難民薛良，梅香，大器，

薛夫人)

夫人 (唱西皮搖板) 不幸大禍從天降，一家大

小遭禍殃。(哭介) 湘靈，我兒，兒吓！

薛良 (白) 老夫人不必悲傷，到了岸上慢慢尋

找小姐就是。

夫人 (唱西皮搖板) 水大無情實難當，不知女

兒落那鄉。(哭介) 兒吓！(全下)

## 第十六場

盧仁 (盧仁盧義全上白) 登州發大水。

盧義 (白) 遍地是災民。

盧仁 (白) 施粥行好事。

盧義 (白) 積德把善行。

盧仁 (白) 在下盧仁。

盧義 (白) 吾盧義。

盧仁 (白) 伙計請了，自從登州發了大水，災

民都逃到萊州來了，咱們員外看着可憐，

發下惻隱之心，設下一座粥廠，叫咱哥倆

去捨粥就着這個機會，我也修積修積，得

一個大胖兒子。

盧義 (白) 我得一個大胖孫子。

盧仁 (白) 你怎麼佔我的便宜？別鬧了，天不

早了，快點上粥廠張羅去吧。(全下)

## 第十七場

胡婆 (上白) 登州發大水，差點做了鬼。我胡

婆，當初在薛府爲奴，不幸遭了水災把我

們都沖到萊州府來了，舉目無親，多虧此

地盧員外設下粥廠，是我每天三餐，全仗

這點粥保養着了，看天不早了我肚子又餓

了，還是打粥去吧。

湘靈 (內白) 苦哇！

胡婆 (白) 你看這叫苦連天夠多麼苦哇。(下)

湘靈 (上唱哭頭) 啊啊啊啊！老娘親，大器兒



啊！官人哪啊……（唱搖板）傾刻間又來到一個世界（小拉子夾白）梅香！院公！（接唱）叫梅香和院公爲何不來？（胡琴小拉子夾白）官人我餓吓！（接唱）腹內飢喚郎君他他他不在，却爲何在荒郊不見亭台？（胡琴小拉子夾白）我明白了（接唱）恍忽間與衆人同把舟載，莫不是應驗了無情的水災，老娘親他必定波中遇害，苦命的大器兒魚腹葬埋。

胡婆（上白）這不是小姐嗎？

湘靈（白）啊！你是胡婆。啊呀！胡婆啊！

（哭介唱搖板）見胡婆好一似空山聞籟，你可曾見我夫與我營台？（白）啊！胡婆，你可知官人與老夫人的下落麼？

胡婆（白）他們必是淹死了。

湘靈（哭介）喂呀！（唱搖板）聽一言把我的肝腸痛壞，你隨我回故鄉尋找尸骸。

胡婆（白）他們的尸首早叫魚蝦吃了，變了魚屎蝦屎了。

湘靈（哭）喂呀！

胡婆 姑奶奶您別哭了，真個的您餓不餓呀？

湘靈 我腹中飢餓了，胡婆你與我準備菜飯。

胡婆 你忘了咱們是逃難的了，現在不是在家的時候，你說一聲開飯吓，就都端上來了，四個碟子八個碗，什麼煎燻烹炒燕窩魚翅，這個時候我勸你別做這個夢了。

湘靈（白）胡婆，我未帶銀錢，如何是好？

胡婆（白）您怎麼這麼糊塗？您說未帶銀兩，咱們要知道鬧水災，早就搬了家了。

湘靈（哭）喂呀！

胡婆（白）姑奶奶您別哭了，吾告訴你這兒有一位虛員外，設下粥廠，登州來的災民，都上那兒打粥去，您跟我也去打粥好嗎？

湘靈（白）想粥乃飯後之品，薄簿一碗稀粥焉

能沖饑吓？

胡婆 (白) 呦！姑奶奶，到了這個節骨眼兒，您還轉文呢。吾跟您說一句文話吧，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湘靈 啊！胡婆，只是這粥要怎樣的打法呢？  
胡婆 (白) 您別問，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跟我打粥去吧。

湘靈 (哭介) 哎！(唱搖板) 難中人多薄命遭了  
飢困。

(走元場) 盧仁盧義從下場門上。衆難民小邊上施粥介。湘靈胡婆歸堂棹介。衆難民施粥完仍由小邊下，留老旦)

盧仁 (白) 沒有了下午再來吧。

(老旦哭介，湘靈把粥給老旦介)

胡婆 (白) 呦！姑奶奶，您怎麼把粥都給了他了？

湘靈 (唱搖板) 看見了年邁人想起娘親。

胡婆 (白) 您還沒吃哪，怎麼都給了他了？

湘靈 (白) 看他實在可憐。

胡婆 (白) 到了什麼時了，您還行好呢。

盧仁 (白) 你們打完了粥還不走，在這兒麻煩什麼？

胡婆 (白) 二位您多担待吧，她從前是官門小姐，趕上水災，您多原諒吧。

盧仁 (白) 唔！是位官門小姐，吾說伙計。

盧義 (白) 伙計。

盧仁 (白) 咱們修好的機會來了。

盧義 (白) 怎麼呢？

盧仁 (白) 咱們府裏不是缺一個小少爺的老媽子嗎？把他荐到府里頭哄小少爺，這不是一擋子好事嗎？

盧義 (白) 對，跟他商量商量！

盧仁 (白) 這位老媽媽，我跟你商量點事。

胡婆 (白) 什麼事？

盧仁 (白) 吾們府裏缺少一個哄小少爺的老媽子，把這位小姐荐到吾們府裏哄小少爺，雖然沒有什麼富貴，一日三餐是不愁的了，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

胡婆 (白) 你等一等吾跟他說一聲。

(湘靈走介)

胡婆 (白) 小姐您別走哇。您聽見沒有？他們要雇一個哄小少爺的老媽子，您去好不好

湘靈 (白) 你爲何不去？

胡婆 (白) 不是有你嗎？要是沒有你我就去了，我這麼大的老婆子怕什麼的？慢說在外邊打粥，就是要飯也沒有關係，比你可保險的多哪。

湘靈 (白) 不知這少爺是怎樣的哄法呢？

胡婆 (白) 我問您當初在府裏是怎麼哄您來着？您就怎麼哄人家就行了。

湘靈 (哭介白) 我願意去了。

胡婆 (白) 得了您別哭了。二位他愿意去了。

盧仁 (白) 跟我們走吧。

湘靈 (白) 胡婆你要常常的來看我呀。

胡婆 (白) 過兩天我一定來看您，別難過了我走了。(下)

盧仁 跟我走吧。(走元場) 有請員外安人。

(盧勝籌趙守貞，二丫頭全上)

員外 (白) 自得囊夫妻免貧困。

守貞 (白) 每日裏感念贈囊人。

員外 (白) 盧仁何事？

盧仁 (白) 啓稟員外安人，您不是叫我們雇一個哄小少爺的老媽子嗎？已經找到了。

員外 (白) 現在那裏？

盧仁 (白) 現在府外。

員外 (白) 叫他進來。

盧仁 (白) 來來來見過員外安人。

湘靈 (白) 參見員外安人。

守貞 (白) 這位女子姓什麼？

湘靈 (白) 姓薛。

守貞 (白) 那裏人氏？

湘靈 (白) 登州人氏。

守貞 (白) 登州災情如何？

湘靈 (白) 被水淹沒了。

守貞 (白) 丫環領他後面更衣。

丫頭 (白) 隨我來。(湘靈隨丫頭下)

員外 (白) 夫人你吾的兒子往那裏去了？

守貞 (白) 丫環請你小少爺。

丑丫 (白) 是了，有請小少爺！

天麟 (上白) 來了來了，爹爹媽。

守貞 (白) 兒吓你往那裏去了？

天麟 (白) 吾念書玩去了。

守貞 (白) 既然念書爲何貪玩？

天麟 (白) 媽您不知道，吾是一邊念書一邊玩

，不比光念書省時候嗎？

守貞 員外看將起來你我的兒子是有出息的。

員外 (白) 他還有什麼出息！你看他滿身灰塵

，還有什麼出息呀！

守貞 (白) 兒吓，你那裏來的這身灰塵呢？

天麟 (白) 媽您不知道，吾念書念賦了，上後

花園打鞦韆去了，摔了一個跟斗。

守貞 (白) 兒吓摔着了無有？

天麟 (白) 不要緊沒摔着。

守貞 (白) 如今與我兒雇了一個媽媽，哄着吾

兒玩耍，可好哇？

天麟 (白) 我不要。

守貞 (白) 怎麼？

天麟 (白) 七八十歲的老媽子多麼討厭哪！

守貞 (白) 兒吓這個媽媽不老。

天麟 (白) 不行，吾得看看。

守貞 (白) 丫環喚薛媽前來。

丑丫 (白) 薛媽快來。

湘靈（上白）當初爲主今作僕，矮簷之下須低頭。

丑丫（白）咳瞧你這個勁，快着點，夫人在那兒叫你哪，進來。

天麟（白）媽，就是她嗎？

丑丫（白）咳過來見過小少爺。

湘靈（白）跟吾玩耍可好？

天麟（白）好。媽我願意跟他玩，走走咱們玩去。

守貞（白）薛媽哄着少爺玩耍，要小心荷花池，當心太湖石，莫惹樑上蜂，莫挑蛛網絲

湘靈（白）是。

天麟（白）走走咱們玩去。

守貞（白）啊薛媽，哄着少爺玩耍，千萬不可

打緤繩不要摔壞了我的兒子呀。

員外（白）夫人你忒以的囉嗦了。（下）

守貞（白）誰的兒子誰不疼呀？

（湘靈哭介）

天麟（白）走走走。

守貞（白）啊薛媽吾到想起來了，陪着小少爺，花園之內只管玩耍，惟有東閣珠樓不可前去，若違吾命，定責不貸。（下）

天麟（白）走走走！咱們玩去。（走元場）真個的薛媽，你們家也有這樣的屋子麼？

湘靈（白）吾乃貧寒之家無有吓。

丑丫（白）什麼他們家也配有這樣的房子，無非是半間破草房。

天麟（白）咳！薛媽你們家有這樣的花園嗎？

湘靈（白）無有哇！

丑丫（白）什麼他們家有這樣的花園？他也配呀，他上咱們這兒開眼罷咧，到了到了，進來進來，吾告訴你，薛媽，這是三間客廳，裏邊有床舖，少爺要是玩累了，哄着他睡覺，這哄小孩子可不是容易的，要是磕着碰着你可担待不起呀。吾說的這是好

話，你是愛聽不聽。

湘靈 (白) 多謝指教。

丑丫 (白) 這不算什麼。咳！薛媽這有玩意，

你知道這個怎麼玩？會玩嗎？

湘靈 (白) 還是請你指教。

丑丫 (白) 吾知道你不会，吾告訴你你瞧着，

(一搖) 這麼玩。

天麟 (白) 咳你在這兒幹什麼？

丑丫 (白) 哄着小少爺你玩。

天麟 (白) 吾這兒用不着你，給我滾出去。

丑丫 (白) 走走，吾把你這小沒良心的，才

有了新的，就忘了吾們這個舊的了。(下)

天麟 (白) 薛媽你到是跟我玩呀。

湘靈 (白) 是公子，這個可好哇？

天麟 (白) 不好。

湘靈 (白) 這一個可好？

天麟 (白) 不好。

湘靈 (白) 這一個可好？

天麟 (白) 這個我都玩膩了，你要不哄着我玩

，吾告訴吾媽去。

湘靈 (白) 啊！公子。吾與你剪一個紙人兒可

好哇？

天麟 (白) 剪一個紙人好，快點給我剪。

湘靈 (白) 是。(胡琴小拉子) 這個紙人可好？

天麟 好，薛媽你給我剪一個紙馬好不好？

湘靈 (白) 好。

天麟 (白) 快點剪。

湘靈 (白) 馬不好剪。

天麟 (白) 對啦，人是兩條腿，馬是四條腿，

當然是不好剪。

湘靈 (白) 啊！公子，這個紙馬可好哇？

天麟 (白) 咳！薛媽這紙馬會走嗎？

湘靈 (白) 哎！紙馬焉能會走哇？

天麟 (白) 對了，紙馬那能會走呀？咳薛媽我

給你學一個馬走你看看。(學馬走介)

湘靈 (白) 啊！公子。不要髒了衣衫哪。

天麟 (白) 不怕的，我媽有的是錢，再給我作新的。

天麟 (湘靈哭介) 咳！薛媽。你給我學一個馬走吾看看。

湘靈 (白) 人那有學馬走的道理呀？

天麟 (白) 你不學我告訴我媽去。

湘靈 (白) 啊公子待吾與你學來。

天麟 (白) 你給我學馬走，吾拿馬鞭子。快點

湘靈 (白) 啊公子那傍有個蝴蝶兒。

天麟 (白) 在那兒呢？

湘靈 (白) 飛了。

天麟 (白) 吾要蝴蝶。吾要蝴蝶。

湘靈 (白) 啊公子吾與你剪一個蝴蝶兒可好哇

天麟 (白) 快點給我剪。

湘靈 (白) 是。

天麟 (白) 快點剪。(睡介)

湘靈 (白) 咳！(唱二黃慢三眼) 一霎時把七情

俱已味盡，參到了酸辛處淚濕衣襟。(胡琴小拉子轉快三眼) 我只道鐵富貴一生鑄定，又誰知人生數頃刻分明，想當年我也是撒狡使性，到今朝那怕我不信前因，這也是老天爺一番教訓，他叫我收餘恨免嬌嗔，且自新，改情性，休戀逝水，苦海回身，早悟蘭因，可憐我平地裏遭此貧困，遭此貧困，吾的兒呀！(小拉子湘靈扶天麟介，天麟翻身介)

天麟 (夾白) 你快與我剪呀。(又睡介)

湘靈 (接唱快三眼) 把麟兒誤作了自己寧馨。

(小拉子再接快三眼) 憶當年出嫁時曾把囊贈，宜男兆在囊上綉個麒麟，到如今囊贈人母又喪命，親娘喪命，兒的娘呀！(胡琴小拉子)

天麟 (醒介。夾白) 薛媽你不哄我玩你倒哭，我告訴我媽去。

湘靈 (攔介。接唱快三眼) 公子醒我侍奉且莫高聲。(小拉子。夾白) 我陪你花園玩去。

天麟 (夾白) 對了花園玩耍去(走元場介。拾球介) 這有皮球我打你看，(打擲介) 哎！球跑那兒去啦。(湘靈驚臥云介) 你給我找球去。

湘靈 (夾白) 是。(尋介，見珠樓介)

天麟 (夾白) 你怎麼不上樓哇？

湘靈 (夾白) 啊！公子。夫人有命不准上樓，我不敢前去啊。

天麟 (夾白) 有我哪。你上樓給我找去。

湘靈 (接唱快三眼) 公子命敢不遵把珠樓來進。(胡琴小拉子)

天麟 (夾白) 你怎麼不上去？  
湘靈 (夾白) 我怕夫人怪罪。

天麟 (夾白) 我沒告訴你嗎？我媽不答應有我哪，怕什麼，你給我拿去。

湘靈 (找球介接唱快三眼) 我只得放大膽四下找尋。(胡琴小拉子)

(湘靈上樓介。找見鎖麟囊介。哭介)

天麟 (夾白) 我告訴我媽去。(下樓介。從上場門下)

湘靈 (接唱搖板) 驀地裏見此囊依舊還認，分明是出閣日，娘贈的鎖麟，到如今朝見此囊莫非夢境，我怎敢把此事細追尋，從頭至尾仔細說明，手托囊悲往事珠淚難忍。

(趙守貞，天麟丑丫頭全上，上樓介。湘靈驚退棹旁放囊介)

守貞 (白) 大膽。(唱搖板) 大膽薛媽亂胡行，

(白) 嗯，大膽薛媽，我怎樣對你言講？惟有東閣珠樓不可亂入，竟敢違背吾命，隨我下樓領責。



湘靈 (白) 夫人息怒，適才少爺將球拋在樓上，命我上樓找尋，我說不敢，恐怕夫人怪罪，少爺言道有他作主。

守貞 (白) 兒呀！此話可是你講的嗎？

天麟 (白) 不錯是我叫他上樓的，媽你問問他，他爲什麼抱着咱們那個紅口袋哭？

守貞 有這等事，薛媽隨我去到樓下有話問你

湘靈 (白) 是。

丑丫 (白) 你惹了禍了，夫人怪罪你，你幹麼這們裝模作樣的？

守貞 (白) 你不要怕隨我來。(下樓介) 湘靈回

看介 (白) 什麼？

湘靈 (白) 看鎖麟囊。

守貞 (白) 什麼？

湘靈 (白) 鎖麟囊。

守貞 (白) 你快隨我來。(下樓介。進門介。

水底魚) 啊薛媽，你到底是那裏人氏？

湘靈 (白) 登州人氏。

守貞 (白) 你叫什麼名字？

湘靈 (白) 這。

丑丫 (白) 你瞧哇，夫人問你話，你快快說，

幹什麼這們裝模作樣的。

湘靈 (白) 我叫薛湘靈。

守貞 (白) 你以前的家事如何？

湘靈 (白) 我的家事麼。

守貞 (白) 怎樣呢？

湘靈 (白) 與夫人一樣。

守貞 (白) 如今呢？

湘靈 (白) 如今被大水淹沒了。

守貞 (白) 你何年出嫁？如今幾載了？

湘靈 (白) 這，已酉年六月十八日，算來已有

六年了。

守貞 (白) 已酉年六月十八日，算來已有六年

了，啊！兒呀，你今年幾歲了？

天麟 (白)媽，我不是五歲了嗎？

守貞 (白)兒呀玩耍去吧。

天麟 (白)我去了。(下)

守貞 (白)丫環與薛媽看座。

丑丫 (白)我說這個夫人，他是一個當老媽子的，站着就夠瞧的了，幹麼還讓他坐着？

守貞 (白)看坐。

丑丫 吶。還坐定了。(搬椅子)來吧，你今天可來着了，坐位都滿了，給你加個棧子。

守貞 (白)薛媽請坐。

湘靈 (白)有坐。

丑丫 (白)聽我告訴你，這棧子可是木頭的，這本能生火，留神燒了你的屁股。

湘靈 (白)你來請坐。

丑丫 (白)我站慣了。

守貞 (白)請坐，啊薛媽，那年六月十八日天

氣如何？你可記得呀？

湘靈 (白)記得。

守貞 (白)請講。

湘靈 (白)夫人容稟。(起介)

守貞 (白)坐下坐下。

湘靈 (唱西皮原板)那一日好風光忽覺轉變，

霎時間日色淡似墜西山，在轎中只覺天昏

地暗，耳邊廟(垛板)風聲斷，雨聲喧，雷

聲亂，樂聲闌珊，人聲吶喊，都道說大雨

傾天。(接胡琴小拉子)

守貞 (夾白)哦：怎麼那日天降大雨麼？

湘靈 (夾白)正是。

守貞 (夾白)既然天降大雨，難道你這花轎就冒雨而行不成？

湘靈 (夾白)曾在春秋亭避雨。

守貞 (夾白)哦！春秋亭避雨。我且問你，那

日在春秋亭避雨，就是你一乘花轎還有別

家呢？

湘靈 (夾白) 還有一乘花轎。

守貞 (夾白) 哦！還有一乘。我來問你，那乘花轎光景如何？

湘靈 (夾白) 夫人哪！(轉唱西皮原板) 那花轎必定是因陋就簡，隔簾兒我也曾側目偷觀，雖然是古青廬以樸爲儉，那有這(垛板)短花簾，舊花幔，參差流蘇，殘破不全。

(胡琴小拉子)

守貞 (夾白) 啊！那乘花轎殘破不全麼？

湘靈 (夾白) 正是。

守貞 (夾白) 丫環。

丑丫 (夾白) 有。

守貞 (夾白) 將薛媽坐位移在客位。

丑丫 (夾白) 我說夫人，他一個當老媽子的，坐着可也就得了，幹麼還移到客位呀。

守貞 (夾白) 多口，搬在客位。

丑丫 (夾白) 吶，起來起來，我給你挪挪窩。

(湘靈起介) 你又升一步請這邊坐。

守貞 (夾白) 請來坐下。(湘靈歸大邊坐下) 我來問你，那破轎中的女子有何舉動？

湘靈 (夾白) 夫人哪！(接唱西皮原板) 轎中人他必是一腔幽怨(垛板)他淚自彈聲續斷，似杜鵑啼別院，巴峽哀猿，動人心弦，好不慘然，于歸日理應當喜形于面，爲什麼悲切切哭得可憐。

守貞 (夾白) 你可曾週濟于他？

湘靈 (接唱原板) 那時節奴粧奩不下百萬，怎奈我在轎中赤手空拳。

守貞 (夾白) 你可曾贈他什麼物件？

湘靈 (接唱原板) 急切裏想起了鎖麟囊一件，囊雖小却能作續命泉源。(胡琴小拉子)

守貞 (夾白) 啊！你贈他鎖麟囊麼？

湘靈 (夾白) 正是。

守貞 (夾白) 丫環將薛媽的坐位移在上坐。

丑丫 (夾白) 沒辦法，搬吧，一步一步挪。

(向湘靈) 你升到中間來坐吧。

守貞 (夾白) 來來，坐下。我來問你，那鎖麟

囊裏面所裝何物哇？

湘靈 (夾白) 夫人啊！(唱流水板) 有金珠合珍

寶光華燦爛，紅珊瑚碧翡翠樣樣俱全，還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還有那赤金鍊紫瑛簪，白玉環，雙鳳釵，八寶釵，一個個寶孕光舍，這囊兒雖非是千古罕見，換衣食也夠他生活幾年。

守貞 (唱搖板) 聽他言不由我心中暗轉，果然  
是大恩人來到此間。(白) 我俱已明白了，

丫環。

丑丫 (白) 有。

守貞 (白) 領薛媽後面更衣。

丑丫 (白) 叻！他一個老媽子還換什麼衣裳？

守貞 將我那上等的衣服，與他多穿上幾件。

丑丫 (白) 吶！走吧。真造化，換衣裳去吧。

湘靈 (白) 啊！夫人，這是何意？

守貞 (白) 我絕無惡意，快快去吧。

丑丫 (白) 你只管放心吧，吾們員外夫人最講

道德，絕不收你作姨太太，要是收呀，早  
就把吾收下了，還輪不到你那兒哪。

(丑丫環湘靈全下。)

員外 (上白) 咳！這是那裏說起。

守貞 (白) 員外爲何這等模樣？

員外 (白) 有道是善門難開，善門難閉。

守貞 (白) 此話從何而起？

員外 我等將薛媽收下不過看他可憐，不想薛  
媽的母親，薛媽的丈夫，薛媽的兒子，薛  
媽的親戚朋友，他們都找上門來了。

守貞 (白) 哎呀！他們來的正好。如若不然，

還要派人找他們前來。

員外 (白) 夫人你莫非瘋了麼？

守貞 (白) 怎見得瘋了？

員外 (白) 我等收下薛媽，這是看他可憐，如今他們都找上門來，那有許多閑飯，與他們吃？

守貞 (白) 那薛媽是吾們的恩人哪。

員外 (白) 怎見得薛媽是我們的恩人呢？

守貞 (白) 那鎖麟囊乃是薛媽所贈，豈不是吾們的恩人。

員外 (白) 唔！那鎖麟囊乃是薛媽所贈嗎？

守貞 (白) 正是。

員外 (白) 如此說來，不但薛媽是我們的恩人，就是他的母親，他的丈夫，他的兒子，他的親戚朋友都是我們的恩人了。待我親自請了進來。

(丫頭上。院子領老夫人薛良廷訓大器梅

香胡婆胡傑程俊老少僧相全上)

員外 (白) 啊！夫人，這是薛老夫人。

守貞 (白) 老夫人。

夫人 (白) 呀！夫人，吾女兒呢？

守貞 (白) 待吾請來。丫環，有請薛娘子。

丫頭 (白) 有請薛娘子。

(湘靈丑丫頭全上)

湘靈 (唱二六) 換珠衫依舊是富貴容樣，莫不

是心頭幻我身在夢鄉？

夫人 (夾白) 啊！女兒。

湘靈 (接唱) 猛抬頭見老娘笑臉相向(哭頭)兒

的娘啊，問一聲老娘親來自何方？(胡琴

小拉子)

夫人 (夾白) 蒙虛員外相救。

湘靈 (接唱) 這才是積陰德吉人天相。(哭頭)

我的兒呀！

大器 (夾白) 媽呀！

湘靈 (接唱) 見吾兒不由奴喜笑非常，老天爺

他還我珠歸掌上。

大器 (夾白) 媽呀，爸爸也來了。

湘靈 (接唱) 望官人休笑我作事慌張。

廷訓 (夾白) 啊夫人遭此大難，不想在此團圓，你來看，吾們親戚朋友都來了，莫非是作夢不成麼？

梅香 (夾白) 姑老爺，您忘了發大水啦。

廷訓 (夾白) 哦！

湘靈 (接唱) 這幾句衷腸話官人細想。

胡婆 (夾白) 我說姑老爺，我們小姐給人家當老媽子，都穿這們好的衣裳，真有造化。

廷訓 (夾白) 是啊！天人，既與人家作僕人，爲何穿這上等的衣服，莫非作下苟且之事

湘靈 (接唱) 莽官人羞得我臉似海棠。

廷訓 (夾白) 你豈不害我當這烏龜麼？

湘靈 (接唱) 到此時到叫我有話難講。

廷訓 (夾白) 你分明作下苟且之事。叫我當了

這個。(做手勢)

夫人 (夾白) 你二人爲何爭吵起來？

廷訓 (夾白) 你的女兒，與人家爲僕，怎樣穿這好的衣服，一定作了苟且之事，叫我當了這個。

夫人 (夾白) 這是怎麼講話。啊女兒你那裏來的這樣好的衣服哇？

湘靈 (唱哭頭。) 啊！兒的娘啊……！(搖板) 兒不知因何故換了衣裳，望母親與孩兒作個保障，問問問向一問盧夫人使知端詳。

夫人 (白) 哈哈，你這個賤人叫吾女兒爲妾，吾就與你拚了。

廷訓 (白) 我也與你拚了。

丑丫 (白) 得啦吧，你們都救活了，跟我們拚命，別不害臊了。

守貞 (白) 夫人！(唱搖板) 都只爲大恩德實在

難忘，六年前薛小姐贈我麟囊。  
老夫人 (全白) 吾等不知多有得罪。

梅香（白）薛良敢情咱們那個鎖麟囊就是給了他們了。

薛良（白）不錯，那位就是趙小姐。咳！吾到想起來了，你們四個都過來。

四丑（全白）什麼事？

薛良（白）當初打賭之事，你們可還記得麼？

如今趙家富了，你們是怎麼樣啊？

四丑（全白）我們輸了。過來！你們倆多大啦

大器（全白）五歲了。

四丑（全白）真巧。大叔。

大器（全白）哎！

兩丑（全白）你們倆騎着吾們吧。

守貞（白）衆位鄉鄰聽吾一言告稟，當年薛娘子贈我鎖麟囊，吾夫妻才有今日，我如今愿將家財分與薛娘子一半，以報大恩，薛娘子請上受吾全家一拜。（拜介）

湘靈（攙介。唱流水板）這才是人生難預料，

不想團圓在今朝，回首繁華如夢渺，殘生一線付驚濤，柳暗花明休啼笑，善果心花可自豪，種福得福如此報，虧我當初贈木桃。（兩小孩騎丑背下。守貞，湘靈三請介下衆全下）

——尾聲完——



書號 518